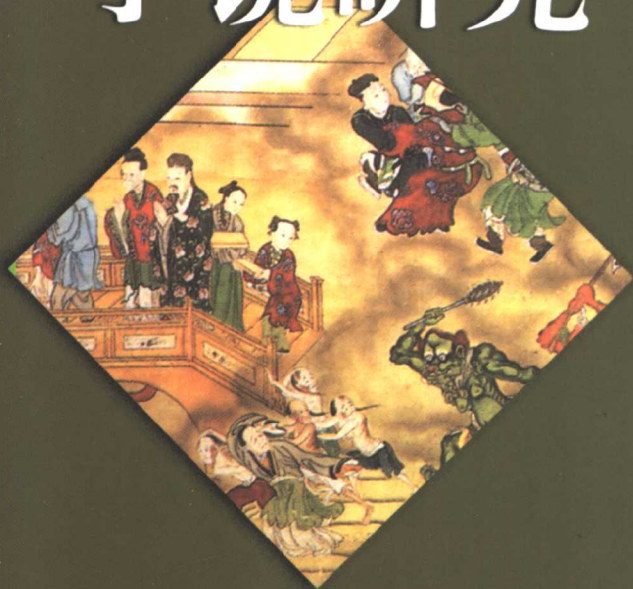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明清神魔 小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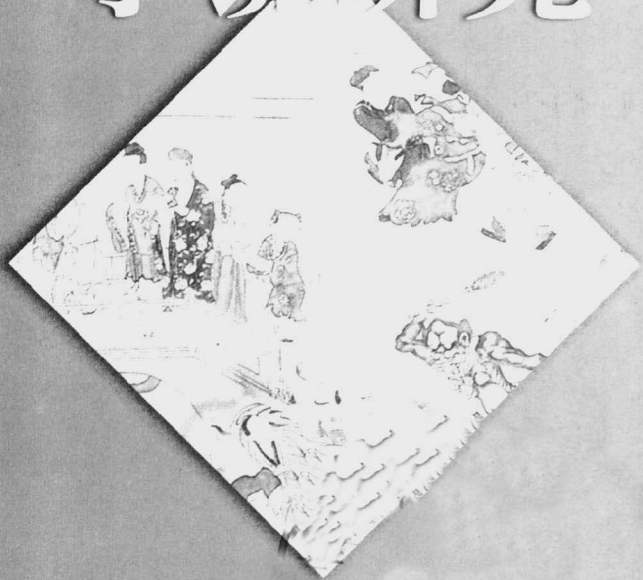
胡 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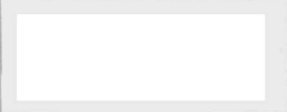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明清神魔 小说研究



胡 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神魔小说研究/胡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5004-4495-8

I. 明… II. 胡…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883 号

特约编辑 孙锦文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84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董文成

吾友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一书即将在国内首次出版，我由衷为他庆幸。

胡胜为人质朴淳厚，治学严谨务实，同时下学术界某些专门工于奸巧伎俩的名利之徒沉迷其中的浅薄、浮躁陋习格格不入，旨趣背道而驰。我很欣赏他这种品格。

对待学术事业，他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有着赤子般清纯执著的痴迷情结。这是他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专注学术研究事业的动力源泉。

在研究的方法上，他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力图将东西方学术观念与方法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兼重文献研究和理性考察。在理性考察中又兼重思想性、艺术性。在思想性考察中，不仅注意社会思想，而且注意到哲学意蕴、文化思想、宗教思想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解读。经过长久而充分的储备和锻炼，今天的胡胜在学术上日渐成熟起来，发展势头迅猛，后劲极为充足。近年来，他的学术生命显得格外兴旺，新成果不断问世，令所有关心他的人都欣喜不已。

说到本书的内容，我虽只略读一遍，已为其贯穿始终的创新

努力所折服，受益良多。相信每个认真研读此书的读者都将别有会心，得到比我更多的启示和教益。

在本书的绪论中，胡胜写下一段表白自己著书宗旨的文字：

笔者不揣冒昧，愿以神魔小说这一流派作为研究对象，客观地描述它的生成、发展、流变乃至与其他小说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结它的一些创作规律及经验教训，正确估价它在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看过本书之后，我必须如实承认，胡胜在他的这部书稿中充分地贯彻了自己的初衷，无论是宏观结构板块的匠心安排，还是细部解剖麻雀式的精确分析，都紧密围绕着著书宗旨完整有序地展开，丰富而周到地兑现了这一宗旨。书的内容与其宗旨高度吻合，以致完全可以把他这段开宗明义的自白借来当作本书的内容简介使用。

胡胜历时十年之久，对明清神魔小说的文本和研究史料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挖掘、蒐集、梳理和分析研究，使得这一研究课题头一次放在如此厚重、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进行全方位的学术观照，并且在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精细性上多有超越性的开拓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研究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也不为过。

本书的开拓创新价值不可低估。然而任何杰出的学术著作都只能作为整个学术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而存在，不可能通过一部书解决哪怕是一个细小学术课题的所有问题，更不能使该项研究画上最终结束的句号。中国古代神魔小说是个复杂而深邃的研究对象，发展这项研究的空间是无比广阔的。我期待胡胜在这一课题的研究方面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问世，不只要力争超越前

人，还要竭力不断超越自己，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对学术事业做出新贡献。

明清神魔小说研究的宏阔学术舞台上，还有一出谁都渴望尽情观赏的重头戏有待充分地展演，那就是对神魔小说典范之作《西游记》的全方位重新解读。在本书中，可能因为选题与结构的关系，未能就此充分地展开。期望胡胜凭借自己对神魔小说研究的优势，在《西游记》研究上再出惊人之笔。

尚质黜华是本书行文的基本风格，但也不乏生动传神的精彩形象之笔。如果胡胜能在保持内容充实这一长处的前提下，对文彩点染再加以留意，使自己学术著作的语言有更强的文学魅力，那就更为锦上添花了。

“十年磨一剑”，往往比拟孕育打造精品的艰辛繁难和高昂代价，今吾借此古语来结束这篇对友人新著的粗浅感言不亦宜乎？

癸未冬至后八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神魔小说的生成	(12)
一、文学传统的影响	(12)
二、文化心理机制的影响	(21)
三、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31)
第三章 神魔小说的流变	(41)
一、神魔小说的初兴	(42)
二、神魔小说的发展	(68)
三、神魔小说的因革	(86)
四、神魔小说的衰蜕	(103)
五、神魔小说的终结	(122)
第四章 神魔小说的创作思想	(136)
一、托神魔以刺世	(136)

二、借鬼怪以劝惩	(142)
三、以戏言寓诸幻笔	(146)
四、现民众“间巷间意”	(150)
 第五章 结语	(156)
一、地位及影响	(156)
二、创作教训	(163)
 附录一	(165)
济公小说的版本及流变	(165)
 附录二	(185)
论《绿野仙踪》对《升仙传》的承继	(185)
 附录三	(196)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发现及价值论	(196)
 附录四	(212)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的发现及价值论	(212)
 参考书目	(235)
后记	(239)

第一章

绪论

一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神魔小说无疑是众多流派中较有特色的一支。明清两代的神魔小说不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艺术质量，皆堪与历史演义及世情小说分庭抗礼。比之其他流派，神魔小说自身优长明显。选材上，它多半是侈谈神怪，以呼风唤雨、变化莫测的神魔斗法为主。比之“按鉴演史”的历史演义，要自由得多，历史演义的创作深受“征史尚实”观念影响，以“信实”为第一要义，稍有不慎，便招致荒唐无稽之责；而神魔小说则完全是“驾虚游刃”、凭空杜撰，只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①。相形之下，世情小说的选材也只限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的庸常生活，“事必根于理”。神魔小说则可以自由驰骋想象于耳目之外的无何有之乡，虽“事无可稽”，然“情有可信”，正如清人王韬评价《西游记》云：“其所述神仙鬼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殊出于见见闻闻之外，伯益所不能穷，夷坚

^① 袁于令《隋史遗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所不能志,能于山经海录中别树一帜,一若宇宙间自有此种异事……”^①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尚异心理。在艺术上又讲求“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②,以奇幻相生,迷离倘恍的艺术境界取胜,因而备受读者青睐。从明初《三遂平妖传》开其先河,至明中叶《西游记》问世,这一流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读者。《西游记》的空前成功,开辟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新纪元。流风所及,神魔小说盛极一时,直堪与得风气之先的历史演义相颉颃。据粗略统计,明代现存白话中长篇章回小说计八十多部,而神魔小说大概有三十多种,约占总数的37.5%,数量诚为可观。其中《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影响深远。其他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难怪鲁迅先生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并称为“明小说之两大主潮”^③,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花费了较大篇幅加以探讨。

如果我们把奠定章回小说体制的历史演义看作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路功臣,那么,我们同样应该重视神魔小说在类型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历史演义与神魔小说二者渊源深厚、关系密切,以致后人在分类上常常感到难以措手。它们正式诞生之前,尚在宋元平话的母体中孕育之时,便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这也是人们总误会神魔小说是从“讲史”中分化出来的主要原因。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三大主流”,“首先是神话怪异小说(神魔小说的异名),它是中国小说

① 王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② 袁于令《西游记题词》,见《李卓吾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鲁迅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的先驱；其次是由史传衍化而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再次是人情小说”。“神怪、历史、人情这三类小说的互为影响、交融、嬗变，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史波澜壮阔的洪流”^①。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实在不能忽略神魔这一流派。

遗憾的是，关于神魔小说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小说类型本身的发展。回顾神魔小说研究史，其实主要是以《西游记》为代表的几部经典著作的研究史。以《西游记》为例，这一作品从其诞生之日（公元1592年正式出版发行）起，就引起极大轰动。一些评论者试图揭示《西游记》的主题。最早的评论当推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陈元之的序：

……余览其意近跻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序以猕，猕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乳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谈，而谈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

① 林辰《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序》，巴蜀书社等1989年版。

陈元之充分肯定了《西游记》的价值所在：认为小说在滑稽谑浪的外表下寄寓了“作者之心傲世之意”。紧接其后的谢肇淛认为：“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①提出了“求放心”之说。陈元之生平不详，谢肇淛在当时可算社会名流（他是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他们的推崇，一定程度上是想为初出茅庐的《西游记》争得一席之地。这二人的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谢氏的“求放心之喻”又与当时阳明心学的基本思路一致——收束被外物迷惑的放逸之心。在陈谢二人的基础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批点者（叶昼）推而广之，进一步把握了创作者的文心所在。一方面针对形象的社会意义加以阐发：“妖魔反覆处极似世上人情，世上人情反覆，乃真妖魔也。作《西游记》者，不过借妖魔来画个影子耳，读者亦知此否？”（第七十六回总批）可以说恰到好处地点中了《西游记》创作的“筋节”所在，使创作者悲歌傲世之意尽显无遗。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形象的哲理蕴涵，洞微烛隐，实开以“证道”解读《西游记》的先河。清代汪象旭、黄周星批点的《西游证道书》影响巨大（在它影响带动下出现的“证道系列”先后有：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三十五年刊刻、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刊刻、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道光十九年刊刻、含晶子《西游记评注》光绪十九年刊刻），追本溯源，其“证道”之说并未超越李评的藩篱（关于二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台北新兴书局1981年版。

书的渊源参见附录四)。他们都认为“悟空”(心猿)是心的象征,西天取经的十万八千里其实是修行者的“心路历程”。

可以说对《西游记》文本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依然沿袭着李评本开拓的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追索小说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探求其“金丹大旨”。建国以后的形形色色说法,诸如“安天医国说”、“起义英雄说”、“诛奸尚贤说”以及以《周易》、气功“勉求大旨”,都是如此,并无本质的超越。当然,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研究建国后也一直没有间断。

《西游记》是幸运的,因为和《西游记》研究的热闹场景比起来,其他二三流作品可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少有人问津。即使偶有涉及,也仅是就作品论作品,少有人将之放入整个小说流派中做具体考察,结论难免疏失。也少有人对神魔小说流派的发展演进、内部变迁以及和其他小说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作细致分疏。由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分离,使一些小说理论不免以偏赅全、流于空泛。

当然,想对这一流派作一全面梳理实际困难很多。作家身世的隐讳、作品年代的缺失、版本的杂乱,思想内容的深邃复杂,无不影响到对作品的准确评价、定位,况且有些末流作品,艺术质量低劣,几至不堪卒读。重要的还有一点,许多作品难见“真身”,无缘置喙。但对这一流派的全面梳理又确为必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神魔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勾勒它的发展轨迹,描述它在古代小说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于作品的缺失之弊,今天的出版者做了许多努力,辽沈书社等四家出版单位“神怪小说大系”的出版、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许多海内外孤本、珍本小说,今日方见庐山真面目。

在此基础上，笔者不揣冒昧，愿以神魔小说这一流派作为研究对象，客观描述它的生成、发展、流变乃至与其他小说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结它的一些创作规律及经验教训，正确估价它在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

“神魔”之名，起于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①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又强调：

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②

这一命名已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清末曾有人称此类小说作“神怪”^③。今有沿袭者名之为“神话怪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鲁迅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鲁迅全集》（九），第327页。

③ 参见张翼飞《古今小说评林》、黄人《小说小话》等，转引自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566、589页。

异”(简称“神怪”),并进一步解释说:“神字有三层意思,(1)代表神话;(2)作为名词,神是诸多作品中的主要人物;(3)作为形容词,作者自神其事是这类小说的共同特点。怪字,字书释之为‘异也’、‘奇也’……”^①也有人“沿袭宋人之旧”,称之为“灵怪”,并解释说:“此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本义无差别,称谓即不妨照旧耳。”^②另有人将《西游记》等作品称为“神话小说”^③,且为一些文学史、批评史所采纳(如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第十二章第一节)。

客观地说,用“灵怪”、“神怪”、“神话”这三个名称概括相关的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皆不如“神魔”来得恰切。

“灵怪”本属宋人“说话四家”之一“小说”的一支,是后世神魔小说创作的直接源头,但二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异。况且,同一家数中的“神仙”、“妖术”,从内容上看和神魔小说的血缘关系同样很近。鉴于此,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在其《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将“灵怪”、“神仙”、“妖术”一并列出。这样一来,不仅显得罗嗦,而且依然未能全面概括这类小说形象构成方面的共同特性。

“神怪”如果用来命名包括文言志怪小说在内的一切以非现实因素构成形象的作品,未尝不可。林辰先生曾引用《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人物妖孽曰怪”)、曹植《车渠椀》赋(“何神怪之巨伟,信一览而又敬”)等作为命名依据。观其所编“神怪小说大系”的构成,其中又有“文言小说卷”,可知他是把

① 林辰《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序》。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胡适《西游记考证》,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367页。

以非现实因素构成形象的所有小说（包括文言、白话）一总称为“神怪”的。文言和白话两种体裁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异的，所以，以“神怪”称非现实性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稍嫌笼统，不够精确。

至于“神话”小说的命名同样也不恰切。“神话”一词本是舶来品。人们对“神话”概念的理解也一直存在差异。人们多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神话学家袁珂先生则将原始人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称作“神话思维”，“由此而产生的首批传说和故事，我们便叫它做神话”^①。循此，“神话小说”也就可以顾名思义了。然而它并不符合那些以非现实因素构成形象的明清白话小说的实际。在后者，以往原始思维（神话思维）中充满神圣意味的鬼神已渐趋人化，失去了原有的神秘、狞厉色彩。所着意表现的是对现世、对自身的关注。即使是在宣传宗教教义的那些作品中，也往往体现出一种实用功利目的，多数作品缺乏对宗教的虔诚。

相形之下，鲁迅先生对“神魔小说”的命名显得精当、恰切，涵盖了这类小说的主要文体特征：首先是“三教同源”的宗教背景；其次是以人化了的神魔为主要艺术形象；再次，将神与魔的二元对立，“含糊的彼此之争”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把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背景下产生的，以神（包括佛道以及民间一切神祇）、魔（包括所有鬼怪精灵）出身修行、斗法飞升为主要内容，艺术上以驰骋想象，神奇变幻见长的章回小说称之为“神魔小说”。

本文将以白话中长篇神魔小说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时间跨度

① 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从明初到清末（包括民国初年）。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有些作品如明末清初的《吕祖全传》，虽系文言，但它一方面涉及到“八仙小说”系列的演变，一方面又关涉到神魔小说体制改进等多种因素，因此也酌情列入考察范围。

三

关于神魔小说的详细分类，也多有差异。《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将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说经故事演化而来的……神魔小说”；“第二类是由讲史故事分化而来，即历史幻想化的神魔小说”；“第三类是由民间故事演化而来，即民间文学化的神魔小说”^①，主要是按照题材来源分的。也有按不同主题划分为四类。即寻找、追求的主题；斩妖、降魔的主题；征战的主题；修行成道的主题^②。《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的分类则更细：（1）依附于历史故事的史话类；（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4）依附于人妖物怪的奇异类；（5）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说到底，每一种分类都可能存在缺失。照顾了题材、主题内容，可能就忽略了小说的艺术特征；纯以艺术手法划分又不切实际。为研究方便又不可不分，只好参考以上三家意见，将之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是由前两类派生而来）：

第一类称之为史话类。即以真实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线索建构情节，展开想象。史事只是一点由头，真正着墨的重点在

①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第五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

② 参见刘世德《变化多端的神魔小说》，《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